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第二回 師傅憐才成美事 進士衣錦得榮歸

話說荀北山正夾了枇杷，在醋碟子內亂滾，鵝齋、仲玉捏著一把汗。韓稚芬手裡舉起酒杯，與燕樓笑江南風景，講得興頭，幸不曾看見。停了一回，稚芬有些酒意，對北山說道：「僕見足下，非等閒之輩。現在時事艱難，朝廷求才若渴。望足下深自磨勵，異日直上青雲，鵬程萬里，上報闔閭，下立門庭，方不負士君子讀書十年所志呢。」伯蓀等個個著急，不知北山回出什麼話來？只見北山噘了嘴，俯首沉思了一回，不慌不忙答道：「功名富貴，鄙人觀之，若浮雲耳。大丈夫修己以俟命，患不能自立，不患不達。且所謂達者，固與俗人有異。有君子之達，有小人之達。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，此君子之達也。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，此小人之達也。老先生高見以為何如？」稚芬改容起敬道：「足下果然器識不凡，不愧龔師傅見重。」此時伯蓀等齊放下了心。只見稚芬問伯蓀道：「北山兄今年貴庚？」伯蓀道：「十九歲。」稚芬道：「懸弧之慶，在於何月？」伯蓀轉問北山，北山早搶說道：「七月二十八日酉時生的。」稚芬記在心裡。坐一回，主客各散了。北山與鵝齋、仲玉同車，伯蓀與燕樓同車，回爛面衙來。半途中，伯蓀與燕樓說道：「上席的時候，萬分著急。到後來韓公對他說幾句話，嘴裡不好說，心裡止不住的亂跳，不知他要說出什麼來，那就罷了。誰知他回答幾句尚可，卻也奇怪，不像他說的。」燕樓道：「可見福至心靈。」伯蓀將枇杷的事說了道：「幸而稚芬未見。」燕樓大笑。

到了會館，北山脫下衣服，交還伯蓀。伯蓀在燈下細看，那件馬褂略有酒痕，夾袍子的下半截，果見有一大塊油亮亮的漬子。無可如何，也就罷了。北山回房，將稚芬席上的言語想了一回，又細想自己回答的話，覺得句句是好，就快活起來。又想到：觀察公既賞識了我，為何不提及親事，卻問我年庚、生日，到後又不說什麼了，莫不是年紀不相配麼？這樣看來，十分有八分的不成了。又轉念道：或者因我在席，不好說明。可恨我在外幾年，不曉得人家定親是怎麼的。又恨道：伯蓀、仲玉，惶恐是我的朋友，不給我說幾句好話，我要去問他們，時時被他們搶白。咳，朋友是靠不住的。心中似轆轤一般，上牀想了又想；有時似可以巴望得成，自笑一回；有時覺得不能成了，心中發躁起來，枕褥上似有針刺的一般。掀開了被坐起來，那燈影昏昏沉沉，半明半滅。聽院中正打二更，歎了一口氣，重又睡下，左翻右覆，胡思亂想，直到窗上放光始朦朧睡著。

且說燕樓次日上衙門去，午後出來，經過棉花二條衙，拜龔師傅。龔師傅亦係常熟人，本是世家大族。父惶庵公，做過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。自己三十歲中了狀元，兼叨父蔭，不二十年，升做戶部尚書，毓慶宮授讀。賞用紫韁，紫禁城騎馬，算得尊榮第一，富貴無雙。龔師傅卻不驕傲，愛才若渴，待同鄉人尤極週到，有一長可取，無不提拔。北山曾見過兩次，頗有憐惜之情。在燕樓、仲玉面前，屢次囑托，督率北山用功。那日燕樓去拜，適上朝未回，門上辭了。燕樓道：「少爺可在家？」門上回道：「大少爺在家。」燕樓走進大門，經過會客廳，一直至書房，見荅庵在內，捏著一管筆，正在抄寫。

家人報道：「齊大人到了。」荅庵立起來見過了，道：「我前日出城訪你，長班回道出去了。你今日從什麼地方來？」燕樓道了失迎，又道：「我從衙門裡出來，順便過訪。」見案頭有抄本《元秘史注》，問道：「這是誰注的？向來沒見過。」荅庵忙搶去道：「一向閒著無事，偶有所得，彙集成注，如今還未脫稿，看不得的。」燕樓也不去看了，就將韓稚芬、荀北山的事說了。

荅庵道：「前日韓公來拜吾們祖老人家，提起北山，原來他有此意。看來北山是要交運了，那人家很有錢的。」燕樓道：「以後尚書公如見稚芬，提著北山，萬望幫他幾句，也算是成人之美了。這個奉托世兄轉達。」荅庵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那家女孩兒，嫁著北山也夠受委屈了。」說話間，已打三下鐘。燕樓辭了出來，回到會館，數日無事。

一日，韓稚芬忽來辭行。卻巧伯蓀、仲玉在館。稚芬說道：「昨日我見龔師傅提起北山，說等他用功一二年，定要提拔他起來。我鄉後起能繼我志者，必北山也。如此看來，龔師傅賞識不差。前日所說小女未字，望二兄作冰人，致意北山，囑其用功。待得一舉成名，小女當奉箕帚，一言為定。再者北山在京，萬事求二兄代為照顧，感同身受。」伯蓀、仲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弟等不知兄長即欲回津，未具粗酌，以伸別情，抱歉之至。明日當在馬家堡送行。」稚芬道：「不敢叨擾，遠送尤不敢當。弟今日尚有事，燕翁等歸業，代為致意。後會不遠，從此告別了。」伯蓀等送上了車，進來吃過點食。北山先回來，仲玉、伯蓀對他說了，北山快活得手舞足蹈，大笑了一會，道：「好了好了。」仲玉正色道：「你要用功，明年中了舉人，我們才好給你去說，現在不過一句說話，沒有定局呢。」北山聽了，從此後真的目不窺園，足不出戶，摹擬了一年近科的時候闈墨。次年癸亥八月，就下北場。發榜，果然中了第九名經魁。長班請荀老爺升座叩喜，一切報費及零用雜賞，皆係伯蓀、鵝齋、仲玉、燕樓等相幫過去。當時韓稚芬在天津得到信以後大喜，寫信寄伯蓀、仲玉，獎贊兼勉勵了北山幾句。言明年如連捷後，擇日成親。北山聽了，又將近科鼎甲張建勛、吳魯的殿試策，費念慈、劉世安的朝考卷，苦苦摹寫。直寫到次年三月會試進場那一日。正是運到時來，三場完畢，出榜又中了第十二名進士。殿試二甲，朝考一等，點了庶常。伯蓀等皆大喜，寫信告韓稚芬。稚芬即趕進京道賀，兼商辦親事。

那時北山得意已極，同年、同門紛紛拜賀，日日出門拜老師、同鄉、同衙門，請酒聽戲。仲玉、鵝齋本是北山患難至交，此時見北山點了翰林，自然解囊相助，北山無困乏之憂。

忙碌了好些時候，到六月中，一日正與仲玉等商擇納贅吉期，忽見長班進來說：電報局有天津急電一封，請老爺們瞧。將電報呈上，就出去了。仲玉搶在掌內，拆開一看，卻未曾譯出。

忙到書案上搜了一回，檢著一本電報新編。伯蓀展開電紙，放在桌上。燕樓、鵝齋、北山爭上看時，只見寫著粗粗草草的英文電碼。仲玉懂得英文二十六個字母，十個數目記號。一面翻一面看，叫燕樓另紙記著。看官：當此萬國交通，西法盛行之日，電線所接，遍各行省，那電報定是見過的。電報開頭是打寄某省某城某家某人，中間打著事情，末尾打著打報人名字。

所以大半的人，從末字倒翻上去，先看打來的是什麼人，又看打來的是什麼事。那時節，仲玉已翻出十九字，燕樓記著，是：「稚極痛極痛婿得福無弟亡時辰日今症喉得。」眾人呆了，要說話時；牙齒止不住搖動起來，兩隻手亂顫，好像鬥敗公雞。頓一頓，又翻得五字是「驢女小荀館」。想以上必是地址，也不去翻了。回看北山，只見牙關閉緊，手足冰冷，直躺在地上。四人慌了，忙出去叫長班、打雜廚子、更夫五六人齊走進來，將北山抬到炕上，輕輕的揉他胸。停了好些時候，只聽得北山哇的一聲，吐出一口半紅半白的血痰來。眾人道：好了！

好了！北山張眼看了眾人一看，依稀記得剛才的電報，雙手狠命向胸前亂捶，號啕大哭起來。眾人勸也勸不住。還是仲玉、鵝齋有主意，說等他大哭了一場，血脈和了，倒不妨事。

長班等此時都知道這事了，不好說什麼話。伯蓀走來走去，只是搓手歎氣。燕樓等面面相覷，眾人靜靜的一句話也沒有。任憑北山放聲大哭，哭到將近四更，長班周升想了幾句話，上前道：「荀老爺，你如今是翰林大人了，不愁沒有才學富貴配得過的少太太。那韓大人家的姑娘，想是沒福，老爺不必多想她，想也無益，還是自己保重。那天下大富大貴人家的姑娘多著呢，老爺慢慢兒打聽，托人去說。老爺是少年科第，哪個不愛呢？」北山哭得淚進腸絕，聽了周升這話，想了一想，覺得有理，就住了。仲玉等又安慰了一番，氣已平了，就覺著餓，叫周升去煮稀飯。眾人同吃了，回房安睡。只聽鳴雞喔喔，法源寺曉鐘亂撞，天已大明瞭。從此，北山無精打采，外面應酬也覺得懶了。幸有仲玉等互相勸慰，不致十分氣惱。那年是皇太后的六旬大慶，京城裡預備懸燈紫彩，各街市有巡城御史出來修理，外面辦差進來的，絡繹不絕。仲玉等正是講論朝賀那日的禮節，預備朝冠明服、花衣玉帶等件。到了七月初一日，仲玉從內閣衙門回來，拿著一條抄的上諭，交燕樓等同看。上寫的是：上諭：朝鮮為我大清藩屬，二百餘年，歲修職貢，為中外共知。該國近因內亂，請兵援剿，情詞迫切，著李鴻章撥兵赴援。甫抵牙山，匪徒星散。乃倭人無故派兵，

突入漢城，迫令朝鮮更改國政，種種要挾，不合情理。各國公論，皆以日本師出無名，勸令撤兵，和平商辦，迄無成說。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，是以添兵前往保護。

詎至中途，突有倭船，乘我不備，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炮轟擊，傷我運船，變詐殊非意料所及。該國不遵條約，任意鴟張鸞開，自彼公論昭然。因特佈告天下，俾知朝廷辦理此事，實已仁至義盡，而倭人渝盟肇釁，無理已極，難予姑容，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，厚集雄師，陸續進發，以拯韓民於塗炭，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、督撫及統兵大臣，整飭戒行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，即行痛擊，悉數殲除，毋得稍有退縮，致乾罪戾！將此通諭知之。

燕樓道：「看來這件事，弄出來倒不小呢。日本自維新以來，政治軍備，力圖振頓，下在躍躍欲試。這次假朝鮮的事，與吾國開釁，想一戰而霸，雄視東海，你道我國軍事上，能敵得過他麼？吾國喪師辱國，一見於熱河之變，再見於馬關之役，這回要做第三次了。前兩次，吾國的內病尚未盡被外人看破；這次敗了，面目畢露，以後外交上更要棘手。天下大勢，從此去了。」歎息一會，次日叫長班定新聞報一份，四面廣探消息。不數日，聞駐日欽差汪鳳藻挈眷回國，留在天津。又聞日廷宣戰書，已於七月初一日佈告。日人戰志，萬眾一心。自此以後，日日有警信接耳。京城內個個心慌。十月中，仲玉、伯蓀一日連得四封電報，原來家中聞風聲不好，電催出京。四人忙料理行裝，到各衙門告了假，勸北山出京。五人向同鄉處辭了行，就有龔蓉庵、瓶孫兩兄弟等人齊來送行。說說談談坐一回，都散了。北山又向各同年處去辭行，這些人知道他是寒士，送的贖儀足足有四百金。

那時在京的日本人，紛紛回國，驢車僱得一空。五人趕到通州，叫了一隻船，由水路到天津。知道旅順於二十四日清晨失守，日本陸路提督大山岩領兵進窺營口，天津城外，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已罷市五六日了。五人搭上了招商局新裕輪船，三日三夜，到了上海，匆匆叫船，回到常熟，家中各各歡喜。北山在仲玉家住了兩夜，就叫了一隻小船下梅李，到家中見了嫂嫂。正是：帶甲紛紜，頓時龍蛇起陸；掛冠歸去，今番衣錦還鄉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